筆記小說大觀 續集

舌華錄 上

明 曹臺之著

進步書局校印

明 曹蓋之著

舌華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舌華錄提要

此從經史諸子百家瑕語不取事中分慧名狂豪傲冷諧謔清韵俊諷譏憤辯穎澆悽十八類妙語紛披俯拾即是試誦一過何患不舌本生蓮也

序

晉人尚清言其立論則以無舌通心識超言外故有言不若無言之含章多言不若窾言之微中佛現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無數寶樹同時蓊光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譬欵俱共彈指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味為世良醫憍梵鉢提以口業異舌遠離三有富樓那以辨才無礙助佛轉輪作獅子吼如所稱甘露沁于牙後天華墜于塵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嘿然則為許可慧

力所及至言不煩吾取茲錄或有會于斯
友人曹蓋之視舌于妻慮將不掉防逸在
駟效翁于箕謀莒而得之意伐衛而動于
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遠矣談者以
瓦間青蓮為聽法華舌本白強何闕道德
余每為撟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堅矣釋海
運從而笑曰子尚執塵見未能清淨六根
請斷子舌能復出此欵不
萬曆乙卯朱明朔日　里社潘之恒撰

舌華錄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即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舌華本義

一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舌華即有佳者不錄

一吳鹿長參定後經袁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溢聽之者常謬以溢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響以此小帙遂名舌華是以蠡指海耳蓋所取在一臠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舌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彙
六語　贏藤三扎
坡仙集　羯鼓錄

南齊記
談藪
李氏焚書
晏子
嘉話錄
陸樹聲藁
初潭集
東軒筆錄
青箱雜記
酉陽雜俎
書斷
笑林
太函集
御史臺
啟顏錄
商芸小說
唐會要
耳談
韓子
左傳
蘇米談史
伽藍記
開元天寶遺事
閒窗括異
山谷集
長者言
大唐新語
顏氏家訓
東坡外藁
續笑林
唐雜記
閩川名士傳

渚宮舊事　清波雜志
皇明通紀　松窗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摭言
小名錄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渑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窗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侍兒錄
五語

甲秀園叢
自得語

古華錄目錄

卷之一

慧語第一

名語第二

卷之二

豪語第三

狂語第四

傲語第五

卷之三

冷語第六

諧語第七

卷之四

謔語第八

卷之五

清語第九

韻語第十

卷之六
俊語第十一
諷語第十二
卷之七
譏語第十三
憤語第十四
卷之八
辯語第十五
黠語第十六
卷之九
澆語第十七
悽語第十八

舌華錄卷之一

明　新都曹　臣盡之纂著　　勾吳吳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為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剎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常聾而頴悟。人與之言。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為口。爾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數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

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數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稱嚴。操果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以為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即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縣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賜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為前身。可以今夕為來世。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

兒去日益長。宜異可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懼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暮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舉衆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弈州謂王平甫曰弈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王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為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學。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復作禪。兒曰。已足。不須作禪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送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戒公起曰。這着是蹲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馛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膂力何患童稚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總歸一致

管輅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鶩尚知天時況人乎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監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為德音

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累頭有灾

福。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冠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貸玉帶者。弟以稱佳。旦一日命繫之。問曰。還見佳不。弟悟急還之。

李中谿無子。恒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孫子荊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詔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教。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鉢。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人曰。誤書思之便是一適。

蔣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剌船。大為他舟客學

二僕厲聲曰。此事將給事爾無橫也。將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饑魏武一杯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丘長孺貸貲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帶。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怨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吳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買來。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茶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為援。

楊奇為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鬚。一悲使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惑真。

李卓吾謂耿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擕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逵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力。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閭人語耶。眾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常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襲。惟飲酒啖炙。雜如五辛諸菜。人或風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鷄毛與鷄舌同聲。

趙母嫁女。臨嫁戒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

鍾士季麗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通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

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陳眉公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頗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考廉琛構別墅於邑北之纍纍地或造陳夔夔曰目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敢不樂

我　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退

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為容盡其弟輩皆風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銀山栽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得

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還往公忽染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殊猶帶燄

名語第二

吳苑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世非含仁嗽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經不宜權此可以勵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語第二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楸櫟

韋夏子璩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商越不聞被箠

吳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吳曰。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癡。人愛其慧。君愛其癡。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為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為得道。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汝駑然後能負重致

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

吳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麗狂之士非不惡。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矯。真而不麗。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為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文靖公沆為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張。

屠緯真曰。荊扉纔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籮一空。輒有人求饗。蔓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高逞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為好人。不願爾輩為好官。

虞謙為大理卿。讞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為琢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王諶薦种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為樂。對曰。為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寧於講學。寧屙惡於足恭。而揆之。寧為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琰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為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疎退。謂人曰。非不愛熟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閒麓有文章。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盧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許子將常到潁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高愛張思光。時與敘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尚不繼。或為之憂。胡曰。身已閑義。屋已閑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

邵文莊云。寧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為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恩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飢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釜。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奉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吳燕孺曰。顯官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訒叔雖輕諾少恒。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舌華錄卷之二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豪語第三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榦也。況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能少此輩乎。乃次豪語第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矍牖語人。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吁曰。男兒雙足。當從此處挿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為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

給曰吾學書豈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鱗鱗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簒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慤曰君志何若慤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顰蹙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撓此萬里長浪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聊與魑魅爭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謝綜與□熙亦同事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乃擾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語來搔首問青天耳

濟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雨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劒斬蛟蛟
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飭盈列諸公怪問之祖
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稽上磨黑作檄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秉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
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鵰鶚叫平澤中逐麏數肋
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麏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
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閒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嗶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　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為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當酬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為褚彥回。（彥回文士故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勳。

陳蕃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恣情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竊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楊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為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鄧通靡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遬持盾入初入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

狂語第四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人尚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己虛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霄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次狂語第四。

袁韶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傲。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為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何傳問翰林文令為誰。曰。虛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

君能見不。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真識謫仙。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陲。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于鱗。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為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間。只恐臧否着不了。安用長生。士者慙而止。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叫。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軻。詩道亦然。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

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擅名也

張伯玉過姑熟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謂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題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為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

王寬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寬為妄寬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己與古人相況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為檮杌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懣時則讀曹孟德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詩耳下此反增其懣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以謀誅蕭道成被殺

謝胡兒語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彦博稱解曰嘲彦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助何止傷膊博慚而與官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爾無禮須吏大魚躍入舟公割擊拉隣船食之曰。

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為散諸隣里。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叫曰白玉峰前度仙客合無陪人。

桑民懌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蓋之之麁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

靈壁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壁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阿瞞在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吳笑曰若使我與君同遇當庶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温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

張思光為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

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傲語第五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為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答曰。何得謀傷海鳧。橫斤山木。

孔拯侍郎為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言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倘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其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

楊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為意。

司徒霸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為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見。況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孫子荊為石苞驃騎參軍。孫賀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嘆曰。

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為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為王侯伶人。

下士嗣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嗣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為抜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配幅。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遁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盧山人柟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奸發。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置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增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

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畢即抽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為暖。暖則散色為花。散香為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冷則為藥為芭。色香雖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水冷則結雲冷則痴。一結一痴。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事。荊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恕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賓請曰。不如降黃巢。宰相王崿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識之者。答曰。奮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愿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潁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宿文恭。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謎。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為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叱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窗櫺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蜚廝賴耳。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為鱉廝踢。溫公不解曰。鱉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鱉廝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為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魈不敢出。招遊仙潭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為耶。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謂瑍不慧也）瑍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即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梅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曰。余意正在懷涼。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眺覩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孟殷貴妃薨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羊即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關象緯通玉介甫改關為閶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是怕他

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隲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意言者慙退

洪武京城既完　上謂劉伯温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燕子耳

王尊末年器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

松江張進士美容姿過吳門訪范學憲范奇醜二人同步閶門市中小兒無不隨觀張謂范曰為

我看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善餚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盡乃止。沈曼長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過餚不論美惡。只是喫。過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喫。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覲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覲答曰。我病自當差。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羣馬來。似是馬曹。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閒。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妨為予一覓。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苣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徽括囊謹密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卧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爰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壯哉雀鼠

温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當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薤煮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薤煮飯是為甚的

司馬温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註侍立殿陛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曰我只聽

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之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

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聞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

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撚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狷。張建封愛其才。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怨。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坐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叫醫。吾可待也。

朱忠邁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僕為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峴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顧賢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為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

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諧語第七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緜哉燁應

聲曰吾與點也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自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哀穀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跡哀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柰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鶩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牖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服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箑白團扇憲坐箑執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箑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為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橋愷曰

突厥何處得有糟。容師曰。肉為酥。氷為漿。穹廬為帳。毳為糟。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泰熟頭低。麥熟頭昂。泰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為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慢。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浩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笋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煎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七上八下。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無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今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謁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得比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大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

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晚風殘月。坡為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為衛尉。鼂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逢龍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班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孔父為詹事。蘧伯玉為太傅。孫叔敖為諸侯相。王慶忌為期門。子產為郡守。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畧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父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以答。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父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嘯。門人密袖氊腩置
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父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
世。今況四臟乎。

杜卿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
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敬新磨。以詼得罪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
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
為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衫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衫輩大怒。隨舟厲
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
夫已過掌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
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

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鄉虞知延平。延平素產鯆。補親友皆先從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筍。過者以筍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艷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詮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為報捷者索重賞。至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荊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舉嫖。後舍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畧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宮。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組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虜候。欲出來祗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鼠者。顧謂散騎常侍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荅為煎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石動筩復云。卒律荅。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荅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筩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若不勝。臣甘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仙詩。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筩曰。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

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頹欹。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欹。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酒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說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犢子。滿坐譁然。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日枷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瑰怕妻。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既生育如鬼子母。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鴟梟。豈有人不怕鴟梟耶。

王玄同任荊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自舉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為自舉擊之。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李程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容拖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腳第幾。對曰。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謂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為御史。貴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餞重。因曰。散卿親友千謁者衆。頃公垂念。葉唯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今日送卿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偏徉梵刹。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謝。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為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若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介葛盧知牛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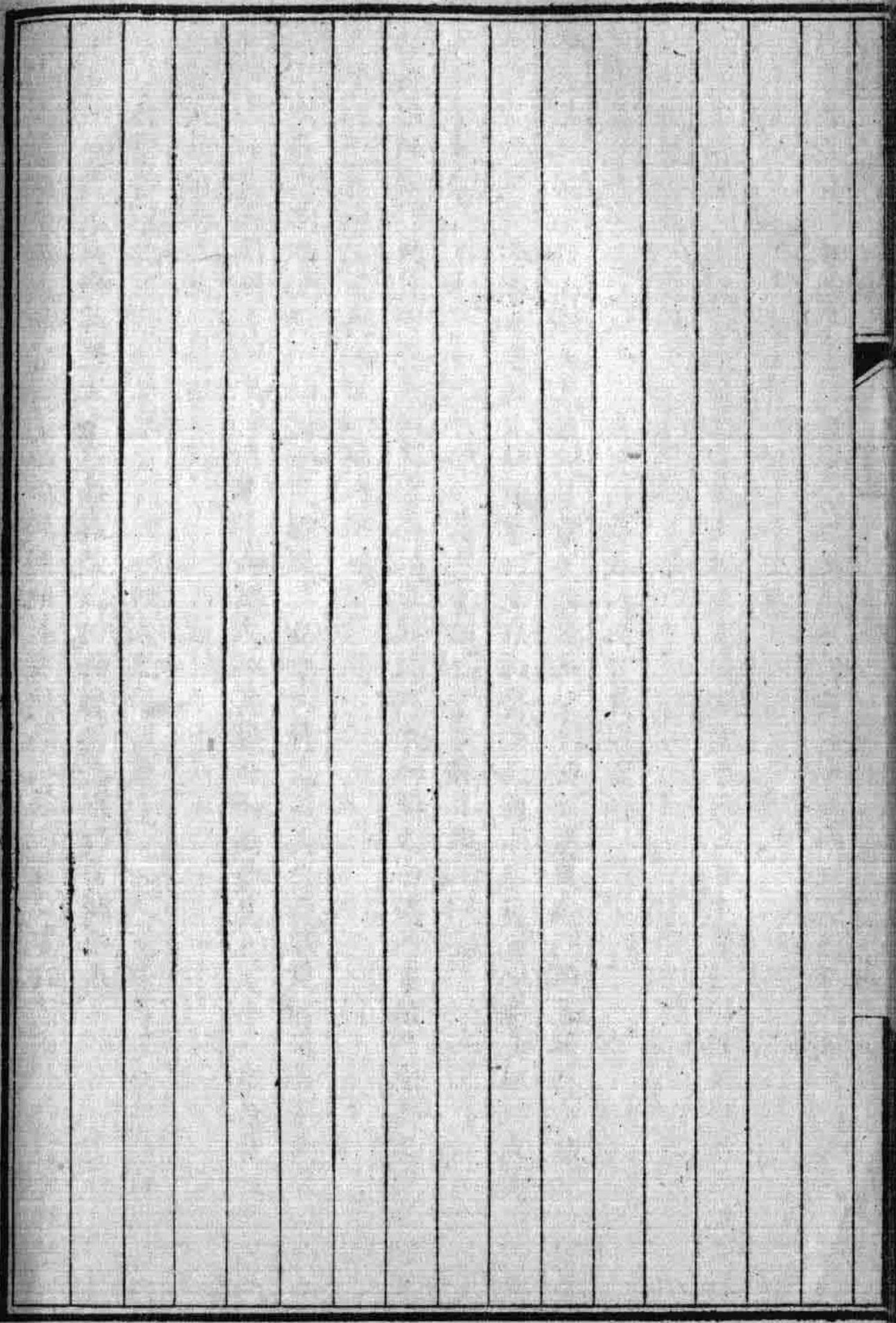
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戚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額。大扣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樓。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千耳。



舌華錄卷之四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謔語第八

吳苑曰。詼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況我耶。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虐為諧。及虐為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以小分。乃次謔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敞見而笑之曰。君真所謂汗牛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罷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抑侮諸公卿率有摽目殆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御巾帨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子瞻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皆絶倒

秦少章云郭玫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日張江陵抱　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浣即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絶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

雄戟與伯符連諱

太子洗馬蘭陵蕭廣濟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王彧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聲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者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鵜倪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逆敕羣臣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騾驢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普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寵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惠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

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益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闔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耳。

王戎豹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梁安城王蕭伋。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伋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烘然大笑。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梁沈南周捨。謂沈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鍮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戚[illegible]貨道

何為不執鍰。

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膿。典琴曰。公不作膿。何故嘗云解膿。元景笑曰。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曰天閹。崔諶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殷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為卷耳。有女選入為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為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為無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鈿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竇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瓜一枚欲削為枕時即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瓜良久白曰此槐瓜是鳴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即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即中便是鳴甲辰

白居易與張祜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詠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鶯鶯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詠頭詩何耶張笑而答曰祜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

晉張諶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送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歟微弩強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

檀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囲甚傍河牽船

劉丈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賂之幡綽言曰丈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似丈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髭闇上囲有容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為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露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貨客將去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飲遝既至見其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當舉曹公為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即由此嫌之

倭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齔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盛值行見齋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擢恭家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鑿開荊蠻敢與大邦為伍習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恒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傳忠孝善占星緯人為之語曰傳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為一字令曰須是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之乃劉琨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嗚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等甲方立春有村老挈筍箭一筐以饋父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父子喜曰頃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

王鳳洲門有客着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草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猶婉麗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太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觀張曰

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常質於郝公瑛郝曰師必大作癬唉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毋受郝瘦兒欺尊詩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瓌得拜童子即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拳手對曰蠻夷滑夏責在司徒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宜史職稱猴乘土牛一何遲也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

沈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眾愕問之曰盆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容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容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坐大笑伯機

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溷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園中作堂名三畏楊大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李居仁與鄭耀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耀少年輕佻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須去之一日耀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曹公送禰衡於劉表衆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毀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陳眉公好賞雪每謂客曰古今二鈍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　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下酷似神農　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乏糧士卒多以草根木皮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荷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大人多智多經濟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